

江南物事

徐玲芬 著

江南的有趣物事，正在消逝
童年的那些记忆，如此难忘

昨日豆花棚下过，忽觉江南已无它。



江南物事

徐玲芬〇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南物事 / 徐玲芬著.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213-06413-5

I. ①江… II. ①徐… III. ①散文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2993号

书 名	江南物事
作 者	徐玲芬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周为军
封面设计	陈 诚
电脑制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0.3万
插 页	2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6413-5
定 价	3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蚕食的江南(自序)

我人生的最初十多年,是在江南农村度过,见惯了养蚕与种稻的种种。现时早已远离旧时的生活,然而我的心从不曾远离。从小,我听惯了蚕房里“蚕食”的声音。那声音,常常使我惊慌,使我害怕。这是一种束手无策的惊慌;一种什么都会突然消失的害怕。蚕食,意味着时间的流逝,物事的消亡;蚕食,总像一根鞭子一样,紧逼着我,催促着我,该做点什么,该记录点什么。

很早的时候,我就迷上了丰子恺先生的漫画漫文,我爱他笔下的江南,也是我的江南。那种种情趣,种种物事,与我的童年世界,全都融合在一起了。尤其是那些深刻着江南烙印的物事,随着时间的流逝,有的消亡了,有的依然故我,有的得到新的发展。顺着丰子恺先生打开的思路,我突然有了写写这些物事的想法。于是,从2003年开始,我着手写童年的回忆,起先写了二三十篇,在天涯网上连载,也送给朋友们阅读。远方的、身边的朋友都一再地鼓励,这几年,又陆续写了几十篇。

这百来篇小文章,每一篇都离不开我早年在江南农村的生活;离不开那片我曾经朝夕相处的土地。那些琐细的童年回忆里,有太多的酸甜苦辣,有贫穷的快乐,有苦涩的甜蜜,有感叹与怀旧,甚至有人世的悲悯,但这些都不是我要写作的出发点。我这么琐细地写童年的回忆,只是为了要将这些曾经沧海的物事收藏起来,不至于事过境迁而遗忘了。我只是要为江南农村留下一点记忆,一点镜像。因为我怕这些东西,会在不经意中被时间

“蚕食”掉了。

写作的过程也是一种回忆。现在我已经离那种生活很远很远,但一旦进入过去的时空里,才发觉原来那些东西已经深刻于记忆中,不可能再忘掉的,我依然粘在那时的岁月里。这样的叙述,或许,今天很难让读者诸君引起共鸣。但那也不要紧,这是我对于自己内心的一种承诺。

足感欣慰的是,我身边的亲朋好友给了我极大的支持。我先生是本书的第一个读者,也是我的良师益友;女儿盈盈做了认真的编校;外甥夏啸画了插图(注:再版时插图调整,用丰子恺先生的画)。他们都花了很多心血,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江南忆,最忆是童年。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母亲!

在此书即将付印之际,马西桥整个村庄拆迁也将启动,此地将建设钱江通道大转盘。因此,也以此书献给马西桥。

2009年春

目 录

蚕食的江南(自序)

第一辑 造物好生

云片糕	2	放谷花	30
时酒	5	放泼留	33
甜麦塌饼	10	饿杀猫篮	35
炒米粉	13	七月半	37
打送包子	15	年祭	43
粽子	17	办酒	46
酱油淘饭	22	冬菜	50
赤豆糯米饭	24	臭豆腐干	52
年糕	26		

第二辑 草木春秋

芥菜	56	番薯	81
春笋	60	芋艿	85
蚕豆	64	桃花	88
桑葚	67	冬青	91
花生	72	缘树	96
黄豆	76	竹园	100

竹竿	103	采叶	110
老羊	106	豆棚	114

第三辑 百工之需

看宝宝	118	箬帽	150
打绵线	122	摇纱椅子	154
丝绵	125	扁担	156
做丝	128	板凳	161
骆驼绒	130	行灶	166
剃头	133	挖防空洞	169
银项圈	138	出早工	171
老虎头	141	挑田横	174
鞋子	143	烧茗糠灶	176
镜箱	147		

第四辑 游戏童年

下乡担	180	洋蜡烛	200
露天电影	183	香烟簏子	203
网篮	184	踢毽子	207
洋伞	187	六神牌	210
小刀	192	年画	212
书包	196	戏文	215

第五辑 旧时村庄

灶间	220	水车	242
出市	223	背纤	246
火车	228	航船	249
天井	232	塘河	251
白场	236	畜牧场	256
桥堍	239		

第六辑 港河人家

默默马西港	260	鲍先生	289
龙吟之地	262	太虚大师	291
塘连沙渚	264	阿四	293
船摇伴我长	266	金老师	295
母亲的心愿	270	德明阿哥	298
琴声悠悠	273	盘生	299
奶奶的铜火炉	275	巧生妈妈	301
外婆做的甜酒酿	280	万林大伯	303
我姨如母	282	永和博雅	304
安得广厦	287		

后记 / 309

文章千古事——记与丰一吟老师关于《江南物事》的交流 / 311

附：丰一吟老师的一封信 / 313

第一輯 造物好生



云片糕

曾经，云片糕代表一种很有高度的幸福指数。很稀罕的甜，很有层次的蜜，这甜蜜里尽是盼望和梦想。

小时候，我就是这样盼望和梦想着拥有堆得很高的云片糕，像山，可以随意取之、食之；放嘴里，融了、化了，回过味来，满口生香，浓得化不开。事实上，这种感觉，多半是在梦里。

如今，云片糕是我对旧时江南的一份记忆，偶尔回望那些时刻，捡起曾经的片断，总带着苦涩的甜蜜，超脱现实的想象。这一切是真的吗？那样的过往，是我所经历过的吗？

我一直固执地喜欢“云片糕”这个名字，它常常让我产生许多联想：比如洁白的云，一片一片；或者是飞扬的雪花，也一片一片。

我也喜欢它的包装，很质朴，又很喜气。通常做成十几公分长、五六公分宽的长方形，大小适中，正适合握在手里，很称手。白纸、红字，上书“白糖云片”、“松子云片”、“核桃云片”、“芝麻云片”以及“高桥食品厂出品”、“骑塘食品厂出品”等字样，质地、厂址一目了然，就像乡下的蓝印花布一般，耐看又亲近。

最要紧的是它的内聚力。上好的糯米、纯粹的白糖做主打，松子、核桃、芝麻助阵，再加上祖传秘方调制，方能做成上等的云片糕。若是刚刚出厂，拎到手上，沉甸甸，打开包装纸，但见薄如云片，白如丝绵；摸上去柔软又有韧性；吃起来，则细腻如酥，入口即化——云片糕的名字就这样有了名副其实的担当。

中国人向来崇尚礼尚往来。云片糕好看、好吃，但它首先是

作为一种礼节,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江南农村,曾经风行,风行到似乎没有云片糕的新年,不叫新年;没有拎着云片糕做客,就算不上做客。世间万物皆有存在的理由,云片糕也自有其风行的理由。“糕”,谐音“高”,民间最朴素的信仰与期望,便是日子红火,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年更比一年好”,好口彩啊。小小云片糕,就大有深意了。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母亲将堂屋打扫得干干净净,八仙桌擦得亮亮。桌上放着长生果、瓜子、番薯糕之类的茶点,静待来客。客人来了,将一包云片糕放到八仙桌上。母亲便客气一声:“来就来,还拿东西?”“没啥啊!”客人一笑,在八仙桌旁落座。母亲即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饅糍糖茶,主客寒暄,其乐融融。

大人闲话之间,小孩便把眼光凑上去看桌上的云片糕,小眼睛一瞄,便确知是何种云片,是高桥食品厂还是骑塘食品厂出的,若是前者,当然比后者更好吃,空自窃喜。高桥糕可是有名的传统糕点品牌,方圆几十里都出名。

客人走了,母亲便收起云片糕,放到房间里的一个大匾中。小孩们探头探脑望一眼,母亲便会意地说:“下次要做客人的,等客人做完了,再给你们吃。”这些礼物,当然不是小孩子可以随便吃的。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一个新年,大匾里会收到许多糕点,而母亲永远都不会弄错,每一包糕都来自谁家,最后都由父亲带着小孩一家一家去还礼。眼看着这些好吃的糕点来了又去,去了又来,你再渴望也是枉然。云片糕只是一种礼节而已。

而在这来去的当中,新年即将结束,匾里留下来的云片糕多半已经面目全非。包装纸因拎来拎去,变得皱巴巴,掂在手里缺

少了分量，拆开纸头，糕已经干燥，窸窸窣窣地漏下来。虽然没有先前的柔软韧性、细腻如酥，但甜香依然。扳一片放进嘴里，或者用热水泡了吃，搅拌成米糊，就像西湖藕粉的味道，仍然吃得津津有味。当然，那只是在二三十年前的感觉。

除了过新年做客，糕点先行之外，那时在江南农村，还有许多传统习惯，平时看病人、走亲戚、办喜事必用糕点，小孩子第一天上学校，新人头次上门做客，造新房子上梁，也都离不开糕点。上学称结缘糕、高考称状元糕、造房称上梁糕，各种称谓，名目繁多，好口彩，图顺经，广结缘，好多意味在里头。后来，条件好一点的，做客还加上各种各样的饼干盒，包装好看，也不易碎。

今天，再也不时兴拎着糕饼做客，那近乎寒酸的行头，早已过时。各种大礼包、滋补品登场，一个世纪转身，历史就这样翻了过去。云片糕美好而无奈地定格在了上个世纪。趁父母不注意，我们偷吃云片糕的美好感觉，也彻底成为过去时。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盼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幸福观。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我们，小时能吃到云片糕，就是天大的幸福。一想起云片糕就嘴馋，那种吃到嘴里甜到心里的感觉，如今的小孩子是无法体会到的，甚至听到了会觉得好笑。也难怪，如今什么都有了，还有哪些东西让今天的小孩子去盼望呢？

无疑，云片糕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如今已慢慢远去。幸而在我们老家，还有一家专门制作这种核桃云片糕的手工作坊，成为寂寥的最后守望者，依然在延续着我旧时的梦。也幸而还有少数依然钟情于云片糕的人，特意要到那里定做这样的云片糕来吃。即便那仅仅是怀旧，也足可安慰。

时酒

放学回家，走进屋里，突然闻到一阵酒香，深吸一下，又是一阵酒香，我便无比惊喜地攥掉书包，跑进柴间屋里，拉开柴囤盖的边边，浓郁的酒香冲得我一阵发晕。“奶奶，酒好吃了！”奶奶一边说着“我来看看”，一边掀开酒缸上的大囤盖，一嗅，“真的可以了！你小狗鼻头真灵。算算日脚也差不多了。”酒熟了，年脚边了。带着酒香，迎接新年的到来，那真是天下世界少有的开心事。而这酒，也就是丰子恺先生笔下癯六伯从容不迫吃的那种时酒。

时酒，城里人习惯叫米酒，倒也名副其实，酒是白米做的嘛。可为什么乡下却偏偏叫它“时酒”，我至今也搞不清楚缘由。一直来，大家就这么叫着，开始我还以为是自己家里头做出来的酒，才叫“自酒”，看了丰子恺先生的文章，原来是时间的“时”，暗自笑出来。或许正是晚米收获时节，又近年关酿酒，适合时令，故称。乡下还称黄酒叫“冬酒”，更不可思议了，是不是因为黄酒多数是冬至时节祭祀用而称“冬酒”？不得而知。反正，土语就有它的魅力，你无法理解，但心里又觉得十分妥帖，死心塌地。

时酒，是江南农村最寻常的米酒，因为自家酿造，新年里几乎家家都用它来待客。主人家总是热下一壶又一壶酒，一边热心地劝客人吃菜，一边又殷勤地为客人倒酒，酒碗总是满满的。还说自家做的，不必客气，也不会吃醉。而往往不知不觉之间，客人就吃醉了。

总是这样清朗的早上，阳光微弱而高远，慢腾腾移将过来。

柳条如线，池塘薄冰。我们跟着父亲、叔叔和堂兄们去做客，小气球吹着玩，百子炮一路响。走过一条塘路，再走过一条小机耕路，两边是青青的麦苗田和油菜田，走着走着路上有些开冻了，湿润的泥泞，会沾染了我们的新鞋，年初一才穿上的新鞋子呀。走到亲戚家门前稻地上，顺手用稻柴擦干净鞋子上的泥巴，方才走进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堂屋里，大人们互相客套，还把小孩子拉过来，向亲戚拜年问好。

小孩子对这些礼节一向很烦，只是看在做客有好东西吃的面上，舌头上打个滚吧。

主人家端上糖茶、糖果、长生果、葵花籽、南瓜子之类的小食堆满八仙桌。主妇一边说着家常“不要客气，自家拿来吃”，一边在理大蒜、慈姑之类。一会儿的工夫，炊烟袅到堂前，厨房里飘出饭香、肉香、炒菜的油香，肉一定是蒸在饭镬上的。又有煎炒之声，响连四壁。吊起了胃口，肚皮要叫。八仙桌上摆满了菜，大块的肉，整条的鱼，鸡黄肉，白蘸鸡，几乎都是现成的搬出来上桌，刚出锅的肉烧慈姑和大蒜笋干豆腐干，正热气腾腾。新年里做客的规矩，肉、鱼不能随便吃，素菜可以多吃点。这些不必大人关照，小孩子老早就晓得。

菜上齐了，姑奶奶总问一声：“阿大官，吃点啥酒？”父亲总说“吃点时酒好了”。父亲是家里老大，老亲都称他阿大官，极亲近。热热的一壶米酒上来，连我们小孩子也有得吃。到后来个个吃得脸红红。几乎是这样重复着一个新年，从外婆家到姑姑家，从姑奶奶家到拜娘娘家，时酒总是少不了的。但在我记忆中父亲从来没有被时酒吃醉过，他总能适可而止。而我的大舅舅就不一样

了，一个新年里，几乎天天被酒醉倒。

因为路远，到拜娘娘家去做客，我们常和舅舅家一道约了去的。我们三个小孩由父亲带着，三个舅舅，还有从小最疼爱我的小姨，一支大部队浩浩荡荡去拜娘娘家，去的时候总是很顺利，回来就不一样了。拜娘娘是我外婆的妹妹，因是至亲，自然特别客气。大舅舅每回去做客，每回都是醉。拜爹爹最会吃酒，他天天喝几两冬酒（乡下称黄酒为冬酒），今天自家人来了，他当然要拿出来与我大舅吃。看看吃得多了，我父亲总要劝大舅舅：“阿金，少吃点！”大舅哪里会听，冬酒吃光了，就倒一大碗时酒吃，最后吃得连自己也不知道东西南北。好酒量的人尚且不能黄白混吃，更何况大舅根本就不胜酒力，午间的酒吃到下午三四点钟，接着我们要吃炒年糕的时候，他还没有放下酒杯。

回家的路上，就苦了我父亲，吃力地架着他，可大舅还不要我父亲扶着，一不小心时就翻到麦田里去。嘴里还不时地说“我没醉”，那态势似乎还没喝够。

我母亲最担心的就是她这个爱喝酒的弟弟。大舅来我们家做客，母亲要管住他不让他吃，可是总犟不过他，他自己会从酒缸里舀，母亲担心他吃冷酒伤身体，就又帮他把酒壶放到汤罐里热好。这一来二去，大舅舅就已吃得多了，讲话舌头也大了。我家离舅舅家不远，但要走过一条塘路，舅舅是旱鸭子，母亲担心他家没回到，就翻到塘河里去了，因此，总嘱咐我们护送他回家。短短两里路，要走半天，这是常有的事。最让母亲操心的是，常有人从桥头回来告诉我母亲，“阿金醉倒在桥头酒店里了”，母亲就心惊肉跳，立马赶了去。本来我母亲小时就失去了亲生父亲，现在



田翁烂醉身如舞

外婆也不在了，做姐的不管谁管呢？母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酒是毒药，要毒煞人的。”

不知道为什么大舅这么贪酒，也许是外婆特别会做酒、舅舅从小吃惯的缘故吧。我小时候，也特别爱吃外婆做的酒酿。那时，夏天吃酒酿是当饮料一样。但听得母亲这么说，看到大舅这番模样，后来我对时酒真的没有多少好感了，有时甚至比对别的酒更

讨厌些。起码黄酒可以做烧菜用的料酒,但这时酒天生就是给酒鬼们麻醉用的。我家里老早已经不做这种酒了,外婆过世后舅舅家也没人做了。但大舅舅总是贪酒,出市到桥头,便买这酒来吃,有时吃醉了还要发酒疯。

每每读到丰子恺先生写的《癫六伯》,癫六伯每天早晨借着“做生意”(其实只是到市上来卖几支笋,或几个鸡蛋而已),坐在酒店门口板桌上喝时酒,喝饱了酒便在桥顶上头指手画脚地骂娘,什么“皇帝万万岁,小酒日日醉”、“你老子一条裤子一根绳,皇帝看见让三分”。我的心里便觉得有种特别难过的感觉,我也总想起我的大舅。虽然我现在很少见到他,但从我母亲那里,有时还听到大舅舅吃醉了酒,遭到人家看不起甚至挨打的消息来。时酒虽美甚至很甜蜜,但却总是一种麻醉,甚至是一种毒药。

长喝不醉,是酒仙;常喝常醉,则成酒鬼。天底下能像李白那样“斗酒十千、赋诗百篇”的有几人?喝酒要有酒量,善喝酒的讲究适量,没有理智的人就只会时时买酒时时醉了。